

颜斗作品集

天公疼憨人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44.568
YD
= 13/1

颜斗作品集之(13)

天公疼憨人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①

(内蒙古)新登字 078 号

责任编辑:吴 仁

颜斗作品集(3)

天公疼憨人

颜 斗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

赤峰印刷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24印张 580千字

1998年10月第一版

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T-80506-561-X/I·167

定价:29.80元

内 容 提 要

人心险恶，妇人心毒，小子人本憨厚，奈何天公赐福。

江湖路上，恩怨交织，道不清，说不明。

隐忍装疯，十年求一仇，师门争斗，宵小弄干戈，狼子野心，富贵浮云，人心叵测，谁为真心，剑影刀光之中，拳风掌影之处，自有真情真意无数。

目 录

第 一 章	师徒情深险遭难	1
第 二 章	仇敌相峙干瞪眼	41
第 三 章	装神扮鬼戏双龙	83
第 四 章	师门渊源蒙收容	124
第 五 章	太平庄里不太平	165
第 六 章	偷香猎艳遭横死	205

第一章 师徒情深险遭难

江南的临海郡之西十八里，有一射的山。

射的山周围六十里，高两百丈，山势平缓，多茂林修竹，溪涧纵横，溅珠泼玉。

射的山南有一清碧湖，周九里，湖水清澈，平滑如镜，湖东有一小山，时有白鹤栖息其上，因以名之，称为白鹤山。

江南之地多柳树，正是盛夏时节，白鹤山下，清碧湖畔千百株垂柳，叫温热的湖风一吹，万缕翠绿腾空舞，千层碧浪乱掷金，又兼半湖荷花红得正盛，风递荷香，莲舟载歌，好一幅多彩多色的图画。

午后，蝉儿在绿荫里噪得正欢，草地上，有两头弯角大水牛低头吃草。

不远处的湖边垂柳下青石上，躺着一个十几岁作牧童装的少年。

天公疼憨人

他脸上覆盖着草帽，赤裸双脚，一双草鞋当作枕头垫在脑后，呼呼睡得正香。

这少年瘦削的小腿肚上，满是紫色的斑痕，左脚更少了一只小脚趾头，两只交叉叠在肚腹上的手的手背也有暗红的疤痕。

这些伤痕，足示少年幼历坎坷，多受磨难。

蓦地，一粒小石子从远处飞来，击在少年的草帽上，草帽被击飞在一边。

少年惊醒了，一骨碌翻身坐起，揉了揉眼睛，惊慌地四顾。

他的面容甚是丑陋，左耳少了小半个，右眉断了半截，左颊上有道紫疤；一双眼睛眸子漆黑，闪烁着铁蓝的光。

又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飞来，噗地打在这少年的脸上，少年伸手一摸，抓了一手湿乎乎臭烘烘的烂污泥。

少年像一只狸猫似的跳了起来。

从右边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发出一阵哄笑声，随即，露出四个少年人的脸。

那少年向那四个恶作剧的人瞥了一眼，弯腰捡起草帽，系好草鞋，转身向那两头牛走去。

天公疼憨人

四个恶作剧的少年从灌木丛中跑出来一边齐声喊：

“不肖子孙！缩头乌龟！”

一边将小石子、烂泥巴雨点般地向那丑少年掷去。

这四个少年显然练过武功，准头不错，一阵乱掷，那丑少年身上的白布褂子就变成了花褂子。

众少年又发出一阵哄笑，拍着手喊：

“不肖子孙！缩头乌龟！”

丑少年倏地转身，从草帽沿下射出两道铁蓝的光芒。

这目光是那样狠毒凶猛，竟使那批顽劣的少年愣了愣，一时不敢再骂。

过了一会，四个少年中一个长手长脚粗眉大眼的醒过神来，越众而出，傲然仰脸，笑道：

“白不肖，你自称名家弟子，武功盖世，可敢跟我比试比试？”

被唤作“白不肖”的丑少年一动不动，似是没听见。

四少年中另一人也上前几步，对领头的那位高个少年说：

“杀鸡焉用牛刀！收拾那个肖子孙，用不着沈仁大

哥出手，由我王诚一人便绰绰有余——白不肖，你可有胆量与我放手一搏？”

白不肖转过身，不徐不疾地往前走，竟不理睬沈仁、王诚的挑战和讥诮，似乎是怕了他们。

沈仁等是存心来奚落他的，岂容他从容脱身？

草地溜滑，四少年又都有几年功夫，一声忽哨，四人倏地散开，飞奔向前，不一会就将白不肖围在中间了。

白不肖浑似未见，只顾埋头往前走。

沈仁展臂叉腿，拦住他，笑道：

“你不敢比试也罢，只要从我胯下钻过去，我今日便饶了你。”

白不肖站住了，抬头看看沈仁，问：

“从你胯下钻过去，你就不难为我？”

“自然！我‘小霸王’沈仁说一不二，言出如山！”

白不肖想了想，说：

“好！我钻！”

众少年没想到他如此窝囊，又如此爽快，反觉沈仁划的道儿对白不肖太过宽宥，纷纷走上来，嚷道：

“也得从我胯下钻过去。”

“要钻都钻!”

依次站到沈仁身后，劈开双腿。

白不肖点点头，取下草帽丢在地上：

“都钻，都钻，一个不漏。”

说着便弯腰，双手着地，真似要从他们胯下钻过去。

沈仁却不是个君子，他将两腿往里收了收，打算在白不肖钻胯时夹住他脖子好好折辱一番，否则何以显出两条铁腿的功夫？

“钻呀，快钻呀!”

“我钻，我钻!”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白不肖往前一拱，堪堪要钻进沈仁的裤裆下，突然就地一个滚翻，沈仁的身子霍地飞起来。

与此同时，白不肖的两脚在沈仁身后的王诚胸口蹯个正着，王诚哪里还拿得住桩？往后便倒，连带撞翻了身后的李斌、陈龙。

这时，沈仁也落地了，蛤蟆似地合扑草地上，幸亏草地松软，才没撞落门牙。

“好!”

有个苍老的声音喝了一声彩。

白不肖拿眼角一瞥，见濒湖的柳树下站着一个绿衫白发的矮个子，竟不知从何时、何处来的。

但这情势已不容他多看多想，沈仁等四人齐从地上纵起，向他扑了过来。

倘以一对一，单打独斗，白不肖或不致落败，此刻那四少年同仇敌忾，一拥而上，前后左右环攻白不肖。

没拆几招，他背上就挨了一王诚一腿，又被沈仁迎面一拳打在鼻子上，顿时眼冒金星，鼻血长流，而左肋又被劈了一掌，骨痛欲断。

但他一声不吭，犹自苦斗，也不按什么招式路数，只是拳腿并用，疯子似地乱打乱踢。

那四少年已胜券稳操，身法轻捷，岂能让他击中？嘻嘻哈哈笑骂着，一招一式无不有板有眼，竟将他当作练拳的靶子。

“原来也只是个窝囊废，挨揍的货！”

那苍老的声音里带着嘲讽。

白不肖心头一凛又一怔，被李斌一拳正捣肩窝，往后便倒。

也是急中生智，他背一着地，双脚一弹，草鞋飞

天公疼憨人

出，一只正打中李斌的脸，另一只击中王诚的嘴。

眼见沈仁一脚向他脸上踹来，他倏出双手扣住脚踝一拧，沈仁猝不及防，摔了个大跟斗。

陈龙犹豫了一下，白不肖不失时机，双脚一撑，和身跳起，头顶心撞正陈龙的鼻梁。陈龙痛呼一声，后退五六步方才倒地。

那苍老的声音又叫道：

“这才像样子！”

白不肖一个翻身，双脚齐出，踢中李斌、王诚的下阴。李、王痛呼连声，捂住下阴直跳着脚，惧意大生，哪里还敢再斗？

“你们太不要脸了！四个人打一个！”

一个清脆的话音从湖面上传来。

众少年循声望去，但见荷叶丛中撑出一艘小舟，舟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着粉红绸衫，头绾双髻，手拈荷花，舱内有一堆碧绿莲头，看去，正是一个采莲少女。

小舟离岸尚有三四丈，少女足尖一顿，纤腰微拧，便纵上岸来，显见得轻功超卓，身手不凡。

沈仁初见绿叶丛中现出一红装少女，双眼便定住

了；但等少女近来，方看清她相貌似乎并不出众，心中不喜，即扳着脸喝道：

“小丫头多嘴多舌的，有你什么事？打的又不是你的情郎哥哥！”

那少女款款地走上来，声音娇滴滴的，犹如黄莺鸣春：

“幸亏你们打的不是我的情哥哥，否则我还容你们油嘴滑舌？来来来，你们再一对一打过，我作公证人。”

她转向白不肖微微一笑：

“你敢吗？”

白不肖不由点了点头，心里却懊悔：我跟她素不相识，怎么就听她的了？

那少女又问沈仁：

“你敢不敢？”

沈仁虽无胜算，当此情势也不得不充好汉！

他双拳一摇，拉开架式，说：

“什么，‘敢不敢’？我不懂的！”

眼睛狠狠盯着白不肖，恨不得将他一口吞了，接着又道：

“我让你三招！”

少女将手中的荷花摇了摇，笑道：

“慢来，慢来，比武狠斗，拳脚无情。不管谁死谁伤，都不得怨别人，只怨自家学艺不精。”

白不肖与沈仁只道她说笑话——这不过乡下顽童寻常毆斗，哪里谈得到“死伤”二字？便都不吭声。

沈仁见白不肖不出手，叫道：

“来呀！我让你三招！”

白不肖却弯腰拾起踩瘪的草帽，说：

“我不与你斗了。”转身欲走。

沈仁岂肯放过他，怒喝一声：

“你敢戏弄我‘小霸王’！”

纵上去，一拳直击白不肖的后心。

这“小霸王”沈仁是十里外大财主的大少爷，自小跟“铁拳钢爪”方笑云习武，这一拳捣出，虽不能说开碑裂石，却也拳风呼呼，未可小觑。

白不肖脑后虽不长眼，听力还灵敏，身形一闪，避开了拳击，却未躲开沈仁的左掌。

“啪”一声脆响，右颊结结实实挨了一下，半边脸顿时肿了起来，热辣辣地疼。

沈仁一招得手，乘胜追击，右爪左掌，一抓锁骨，

天公疼憨人

一击颅顶，满想将白不肖一举击倒。

白不肖不及转身招架，身形前俯，双手撑地，双脚后踢，架开一爪一掌，就势一个前滚翻，口中大喊：

“不打了！不打了！”

沈仁嘿嘿冷笑，遽然拔起身形，足尖对准白不肖的心窝狠劲一踹！

这一脚若踩实了，要出人命！

王诚、陈龙、李斌三人齐声惊呼，吓得脸都黄了。

这时，白不肖仰躺于地，闪避已然不及，危急之中，急把双臂横架胸前，这也是无计可施，拼了双臂来换一条命的自救之道。

“咔嚓”一响，是骨头断裂的声音，紧跟着，一人长声惨呼，惊得柳荫中的蝉儿一同哑了。

沈仁那长大的身子从白不肖头上飞越而过，落在草地上，发出重浊的撞击声。

王诚等急跑过去看，但见沈仁面色煞白，已昏晕过去。

遇此遽变，三个少年不禁愣住当地，不知是怎么回事。

白不肖爬起来，检视自己，手足无损，也大感不

天公疼憨人

解，竟不明凶狠毒辣的沈仁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好功夫！好功夫！”

那少女不绝口地赞道，盈盈笑着走了过来，朝白不肖眨了眨眼睛，神情颇为诡异。

白不肖回头一看，方才站在树下的绿袍白发老人已踪影不见，心疑是眼前的拈花少女出手伤了沈仁。

但看她的年龄，又很难想象她会身具高超的武功，便嗫嚅道：

“你……”

“好功夫！好功夫！”

少女递过一把绿珠子似的莲子：

“你吃你吃！莫客气，我不收你钱。”

这时沈仁已醒来，被王诚、陈龙一左一右架着，哎哟哎哟叫痛。

少女眉头一皱，叱道：

“叫鬼呀！烦死了！罢了罢了，赏你两颗莲子吃吧！”

她右手一抬，两道绿光电射而去，分击沈仁双腿的“足三里”穴。

说来也怪，沈仁立时不叫了，由王诚等架着，落荒

而逃，竟似怕极了少女。

白不肖再无怀疑：

方才定是这少女助己脱险，只是清碧湖一带的采莲女中，向无这样一个武功高明的少女，且出手如此狠毒，一上来就断人双腿，也不知是什么来路，便朝她点一点头，返身去找自己的两头牛。

少女身形一晃，就越过了白不肖，两手叉腰，瞪着眼气鼓鼓地说：

“喂！你这混小子，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个谢字都不说就走？你莫非是个疯子、呆子？”

白不肖无奈，便道：

“多谢你相助，只是你打断了他两腿，我回去又要挨骂了？”

他一想到师父那铁板似的脸，心下就不寒而栗。

“有我在，谁敢骂你？”

少女一撇嘴，生气地说：

“你不要怕，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会帮你的——你爹妈对你很凶吗？”

白不肖摇摇头：

“我没有爹妈。”